

我自己让自己开心

对话周立波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

就等着每晚三声枪响

记者:一天情绪最高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晚上?

周立波:对对。就等着三声枪响。哈哈。

记者:结束幕一拉上,会有失落感吧?

周立波:人就瘫倒在地了。不会失落。就人瘫倒了嘛,因为我的腰不好。然后是差不多一点睡觉,因为人很兴奋嘛。

记者:睡前吃一盅燕窝?

周立波:你们都喜欢吃这种,不需要写啦。我会看一盅燕窝,看一下。哈哈。

题材从来不是我的问题

记者:演了那么多,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的一场?

周立波:《笑侃三十年》2月29号那场。那天把表看错了,演了将近3个小时,我大哥也没拦我。

记者:讲了很多其他场没讲的东西吗?

周立波: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因为我完全是一边思索一边表演的,根本就没有剧本的。而且我每天都有很多备用的题材,有些备用题材我说着说着说出去了,还得说回来。

题材从来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不是创作,其实就是个人生活的一种回顾,个人阅历的一种展现,每天都有事情发生,我每天都可以说出去,你会说在和我交流当中忘词吗?不会的。这是很正常的一种交流。

记者:您自己比较得意的段落是?

周立波:我自己说出来的我都满欣赏的。集体比较达成共识的是,“打桩模子”这段是很好玩的,那我也很欣赏,其实精彩的段子很多很多。

记者:最早您学的是滑稽方面的艺术表演,在噱头方面作了哪些调整?

周立波:滑稽教会了我所有说学逗唱的基本功,而且我的基本功很扎实。滑稽有很多套路,但是我现在所要做的是把所有套路都忘记,不要有套路。

我一直在寻找那种忧郁症的感觉……

记者:钱现在对您来说,已经不会成为问题了?

周立波: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,是你认不认命的问题。每个人的满意度是不同的,我觉得我现在能过蛮宁静的日子,过蛮从容的日子,就够了呀。买飞机的钱还没凑足,买游艇的钱还没凑足,这个没底啦。

记者:您让别人开心,那么谁让您开心呢?

周立波:我自己让自己开心,朋友也能让我开心。我有一点比较遗憾的,我至今没

有忧郁症的症状,我也想赶时髦。我一直在寻找那种忧郁症的感觉……

记者: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未来似乎都有微妙的影响,您现在回头看,觉得小时候就有迹象了么?

周立波:我的童年很光鲜灿烂,我的童年好像没有灰色的,只有红色,就是被妈妈打得青一条,紫一条。我小时候就很聪明,很皮,和其他明星不同的是,我没有催人泪下的过去,这也是我不时髦的地方。我十五岁不到就进剧团了,这可能也是一个人的命吧,舞台就是我的命。

记者:听说您特别讨厌别人连名带姓地叫,这个怪癖……

周立波:不算怪癖。比如很多人是单名的,就很容易连名带姓叫别人。但是双名的人听到别人连名带姓叫,是有攻击性的,很难受的,像提审犯人一样。比如栋天、老关,叫绰号都没关系。但你叫关栋天,就很那个。我提醒所有人都不要连名带姓地叫。如果你和他关系很一般,你叫周先生、周老师都没问题。连名带姓叫我是很反感的,甚至有人给我骂过。有一个人连名带姓叫过我,而且是我的晚辈,后来我立马问,你是哪根葱,从此以后,他就在我面前消失了。我们谈辈分,但人与人之间要尊重。

在台上,绝不忧国忧民

记者:您生活中是怎么一个人?

周立波:严肃话题娱乐化。然后也挺深刻的,考虑一些忧国忧民的事情。但台上,绝不忧国忧民。

记者:您休息和演出时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吗?

周立波:没有区别,我休息和演出时是一样的。也是记录、浏览、记录。然后演出前三天开始梳理。前一个星期跟我大哥聊聊我大概要说什么。我们没有什么创作期的,就是梳理,拿来,仓库里面都有嘛。就是挑东西,不是在想东西。这和我的表现形式是有关的。很多都跟着时事在走,全社会在为您创作。所以我很轻松。我只要拿来,挑选,鉴赏就可以了。

记者:分享一下您每天的流水帐吧。

周立波:7点半起床。九点半睡回笼觉,睡到11点钟左右。11点半、12点钟开始吃饭。吃完饭以后就去散步,或者游泳。两点半睡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。五点到五点半到剧场。十点半,离开剧场。一点钟睡觉。比较规律。

记者:听说您每天早上三根虫草,睡前一盅燕窝?

周立波:为观众吃啊。虽然吃得很“刘文采”,但是这不是奢侈呀,这是我工作需要。就好比穿漂亮衣服一样,这不是我拉风呀,是我必须要这样漂亮。



周立波海派清口段子

■说股市(改编张惠妹《听海》):听,海啸的声音,叹息着股民的伤心,却还不清醒。一定是我们,太拎不清。该逃不逃,该抛不抛,最后都被套进。

■上海人人以为自己是巴菲特,街上买葱姜的阿婆都说她有消息。

■同学的妈妈给我喝麦乳精,我拿起那杯子一看,哇,怎么对面人都照得出来的?原来她摆麦乳精像摆鸡精一样的,上面撒个五六粒……这也算了,还给我根筷子,叫我“调一调,调一调”。本来还蛮浑的,现在变得清澈见底了。

■堂堂大清国的海关总税务居然是英国人赫德,这就好比我赚的钱交给我老婆,我老婆却偷偷把钱给了隔壁张木匠。

■上海磁悬浮,大手笔,一百个亿,解决了三十公里的交通难问题。

■你不是常说阿拉上海男人娘娘腔吗?像纯爷们小沈阳那样穿着裙子戴着发卡在台上舞翩跹,阿拉是做不出的。

■哥们,你知道中国哪里出流氓不?上海!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。你们东北也出,出土匪。流氓,从来不打人,打人的就不是流氓。上海流氓看谁不爽只说一句话:乃伊做特(把他做掉)!去做的可都是你们东北人呢!

■一个人想要一辈子开心,你就去做好人,想要半辈子开心,你就去做官,因为你还要拿出半辈子去忧国忧民!想要一个人开心,你就去做梦!想要一家门开心,你就去做家务,想要一台子人开心,你就做东,想要600个人同时开心,你就来听周立波。

■后来我去观察了一下(元宵糝子),原来他们喝半口吐一口,有些吐得不好连泡沫都吐出来了!基本上他们吞进吐出一下午,一杯清咖可以喝成卡布奇诺。

■以前女生的泳衣,大家还记得伐?就好像,六百多个百叶结穿在身上一样。后来算加了一圈裙摆,好像甲鱼的裙边一样。

■我们现在在大众心态都越来越包容了,对伐?至少我们现在也承认李宇春是女的了!

■有一篇课文叫《木兰从军》,那时打死我也不相信木兰从军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!不可能的嘛!后来认识了李宇春,才晓得,噢!这在技术上是可行滴!

■我上次从电脑里打开一看,李宇春一张海报老漂亮,小姑娘老阳光,下面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句标语,叫:生男生女一个样。

他们看周立波

周立波的出现引发了两代人代沟的融合

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

中年人看周立波会笑得很开心,但80后、90后可能会不明白笑点在哪里,这种代沟与反差,其实就是周立波出现的意义——父母可以通过这场演出给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改革开放史课程,让他们明白,你已经活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所以周立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,他的尝试是成功的、有意义的。

每一座城市要寻找自己城市文明的生态话语

余秋雨 文化学者

周立波的海派清口,用只有上海人听得懂的、上海的过来人才听得懂的形式来诠释他的幽默。文化是维持人和人差别的一个手段。上海文化长久以来找不到全方位的差别,我们曾经零敲碎打地找了一些父母一代的沪剧、越剧。但周立波是全方位的,他的话语系统、组建方式、意识流,这其实是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清算他爸爸一代的东西,他把可爱的东西留下来,用我们的话语系统挖掘我们的快乐、挖掘我们的幽默,挖掘我们的智慧,周立波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探索者,一探索就和北方不一样了。在文化发展到一定时候,每一座城市要寻找自己城市文明的生态话语,周立波在这方面是个人才。